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夷堅丙志 第十七卷

沈見鬼 越民沈氏、世居山陰道旁、郡人奉諸暨東嶽廟甚謹、每三月二十八日、天齊帝生朝、合數郡伎術人、畢集祠下、往來者必經沉生門、紹興乙亥歲、三道流歸天台、以是日至門少憩、一人老矣、衣服藍縷、二人甚壯、頗整潔、隨身齎乾糲及馬杓之屬、坐久、沈出見之、三人長揖、求湯沃飯、沈並遣以蔬菜濁酒、皆喜謝、畢飯、老者從容告曰、子將有目疾、解腰間小瓢、奉藥三粒、雲疾作時幸可用此、沈唯唯、須臾辭去、復言曰、中秋日當再過此、千萬候我於門、若不相遇、後不復會矣、沈亦唯唯、置藥佛堂隱奧處、未嘗以語家人、亦莫之信也、夏六月、真苦赤日、腫痛特甚、寢食俱廢、凡可用之藥無不試、有加無廖、始憶道人語、而忘藥所在、命遍索之、經日得於佛堂塵埃中、取一粒、沃之以湯、銅箸點入眼、如冰雪冷徹腦間、痛即止、腫亦漸退、是夜熟睡、明旦起、雙目如常、所居去城十五里、城外石橋曰跨湖、頃兵難時、多殺人於此、一日、騎驢入城、過午而歸、經此橋、見橋上下被發流血者、斬首斷臂者、三兩相扶、莫知其極、奇形異狀、毫毛不能隱、驚而墜、迨起、復見之如故態、且驚且走、不敢開目、比至家、日已晡、暮出舍前、見田間水際亦如是、大怖而還、過數日、又入城、其歸差早於前、所見儼然、但正心澄念以待之、悸魄稍定、自是常有所睹、漸不加畏、鄉人頗知其事、多往訪焉、韓總管喪愛子、念之不忘、召問沈、沈雲、小人但見鬼物耳、若追召遺逐不能也、韓曰、吾正不為此、但恐兒魂魄尚幽滯、煩君一觀之、引詣昔所居、沈初不識、具言容貌舉止所衣之服、與生時了不異、立於室中、韓舉室大慟、其後問者不可以縷數、大抵皆如韓氏事、遂呼為沈見鬼、五年之後、漸無所睹雲、所謂道人中秋之約、竟忘之矣、好事者為惜之、

仙岩三羊

建炎中、北方士大夫、多寓南土、王顯道侍郎與挈家來信州之貴溪、止於近郭仙岩下一山寺、裡落相往還者、饋之生羊三、王氏素戒殺、亦不忍賣、放諸山間、無人牧視、任其棲止、羊逐食登高、遂至絕巖、既而不可下、留止巖穴、望之宛然、飲嚙自若、凡三歲、三氏它徙、三羊尚存、後人遂目之為仙羊、過二十餘年、乃不見、仙岩距龍虎山不遠、靈跡甚多、蓋神仙窟宅也、張南仲說、

靈顯真人

建炎四年、張魏公在蜀、方秦中失利、密有根本之憂、陰禱於閬州靈顯廟、夢神言曰、吾昔膺受王爵、下應世緣、故吉凶成敗、職皆主掌、自大觀後蒙改真人之封、名雖清崇、而退處散地、其於人間萬事、未嘗過而問焉、血食至今、吾方自愧、國家大計、何庸可知、張公寤而歎異、立請於期、復舊封爵、且具禮祭告、自是靈響如初、俗謂二郎者是也、

興元夢

紹興三年、劉彥修子羽知興元府、往謁靈顯王廟、欲知秋冬間邊事寧否、夜夢入廟中、神召升殿、劉如所欲言扣之、神曰、方請於帝、吾亦未知、臨出門、使婦人持一祥示之、曰、賀廢劉、視其物、唯豬肺一具、石榴一顆、覺而竊喜、知劉豫且廢矣、又四歲、豫果滅、

閻山梟

幹道辛卯歲、饒州久不雨、江流皆澀、閻山漁者三人、空手入番江捕魚、二人先出、其一覺兩股忽冷加冰、微有涎沫、懼梟穴其下、故急出、獨一人不見、告其家守之、至暮而還、後二日、屍浮於五里外、左股下一穴如拳大、舉體皆白、蓋為梟所繞而吮其血也、梟狀全與鰻鱺魚同、長至八九尺、亦蛟類也、閻山民李十嘗捕得之、

安國寺神

饒州安國寺長老新入院、夜率其徒繞廊誦大悲咒、明夜、夢五偉人衣冠森整、同列而拜曰、弟(原闕一葉)

雜肉饅頭缺

內文缺

畏龍眼缺

內文缺

王鐵面

三衢人王廷、善相人、不妄許與、士大夫目為王鐵面、幹道三年至臨安、以六月三日來見予、予時以起居郎權中書舍人、又權直學士院、廷曰、君額上色甚明潤、自此三十二日及四十九日、有為真之喜、明日、予在漏舍、與從官言之、皆相托招致、予退以語廷、廷曰、所言元未驗、遽見薦、使我何以借口、俟君遷除了、它日復來、不失此約幸矣、竟不肯詣、周元特權兵部侍郎、欲求去、邀之至局中、廷曰、冬季當遷、異時典州未晚也、戶部郎中莫子蒙、金部郎中何希深逢原適在坐、廷曰、更一月、莫郎中當帶職帥邊、何郎中當作監司、元特曰、吾方求退、固無至冬遷之理、莫郎中縱補外、未應得職名、何郎中入蜀十年、持使者節多矣、還朝未半年、何由便去、廷曰、我信吾術爾、無索公所言人事何也、密謂元特曰、何公明年祿盡、豈特一去邪、廷留數日、即歸鄉、至七月六日、予忝掖垣之拜、二十二日、直院落權字、與所指兩日不少差、子蒙以八月除直徽猷閣帥淮東、希深出為福建提刑、次年卒、元特以十一月拜吏部、又二年乃為太平州、皆如其言、此蓋親見者、而所傳數事、尤奇崛可紀、徐吉卿嘉侍郎、紹興三十一年、宮觀在衢、廷見之曰、公從今六十日當召用、吉卿曰、與汝鄉里、勿見戲、廷曰、廷平生不誨人、安得此、姑以二事驗之、一月後得五百里外骨肉間凶訃、繼有登高顛墜之厄、則吾言應矣、已而吉卿長女嫁馬希言者、卒於臨安、吉卿因省先塋、登山而跌、礙樹間不至損、會朝廷擇使出疆、趣召之、日月皆吻合、其見予之歲、嘗至鎮江、謂通判毛欽望曰、君終任造朝、得一虛名郡守、金山主僧方入院、廷曰、即日遊行二百里、僧殊不信、甫二日、方務德自建康遣信招之、遂行、求決於廷、廷曰、至彼且復來、來之日有小驚惱、然不關身也、及歸、方弛擔、而西津火、寺之儼舍十餘家焚焉、欽望秩滿得全州、不及赴而致仕、又過姑蘇、見王濬明曰、將罹伉儷之戚、自此賢合雖小疾、亦宜善為之防、濬明不敢答、妻宋氏、窺於屏間、聞之、擊屏風怒罵而入、未幾、果以腹痛臥疾、訖不起、范至能、方閒居、謂之曰、今年縱得官、皆不成、俟入新太歲、乃極佳耳、吳人耿時舉、以恩科得文學、形模舉止如素貴、蒙胡長文力為岳廟、廷曰、此人不得官、尚可活數年、食祿一日死矣、耿不旋踵而亡、至能除提舉浙東常平、命未出而寢、立春日、差知處州、至郡數月、召還為侍從、廷約再見予、予遲其來而竟不來、予亦罷去、得非知其如是、未有可以為予言者乎、凡徐吉卿事聞之胡長文、鎮江事聞之黃仲乘、姑蘇事聞之范至能雲、

苕溪龍

莫子蒙在吳興、挈家游苕溪、時六月上旬、荷華極目、飲酒嘯歌、盡清賞之致、日下昃、望數里外火煜煜起、少焉漸近、陰風掠面甚冷、舟人曰、此龍神過也、宜急避之、子蒙與家人皆登岸、入小民家、坐猶未穩、大風拂溪水而過、雷霆隨之、飛電赫然、其去如激箭、驟雨翻盆、僅兩刻許、晴雲烈日如初、視向來所游處、幾不可識、荷芰洗空無一存、舟陷入泥中、不可即取、所攜器皿皆壞、非舟人先知、殆落危境矣、子蒙說、

劉夷叔